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彙集目錄

卷之二

儒學門

儒學門

大學

監學

武學

路學

縣學

書院

鄉學

師道

友義

經學

易學

書學

詩學

禮記

春秋

史學

文學

古賦

詩律

卷之二

儒學門

與李茂吾

與劉洪父

答胡龍溪

與呂葵老

與程平父

與程平父

與黃季遠

與陳伯淳

與程宗武

與洪平齋

與謝聖山

按察使教官

與母府判書

聘春甫就館

聘人就館書

與友人請益

答劉存明書

與黃兄就館

與書葉東館

答清就館書

薦人就館書

答友人惠書

上蘇東坡書

上小蘇先生

回洪平齋書

與洪平齋書

與真西山書

與魏鶴山書

回魏鶴山書

回鄒老論學

與趙伯允書

與朱和叔書

回秦兄論學

與友人論文

卷之三

上曾子固書

聘魏伯興書

答王子正書

答羅嗣賢書

回謝德方書

回羅子紹書

答吳道夫書

答汪尚中書

與劉共父書

答宋元晦書

與陳同父書

與謝子允書

答呂伯恭書

寄周子允書

答韓子龍書

與陳同父書

與邢邦用書

與陳元甫書

回李元茂書

回江雲論講

與葛山論詩

與陳堯論詩

答孫養論詩

謝曾景建書

與陳古任書

與劉厚功書

與李子西書

回邵老論文

回直方論文

回曾元求疏

回吳文求記

回陳司直書

卷之四

啓事

路學請講書

請元學賓啓

謝元充校正

謝元充掌膳

謝元先生開講

答元先生啓

先生辭館啓

托薦主辭館

謝元充

路學

修武書院

修武書院

陳藏一祠堂

立山谷後

路學

題考西祀田

王國

王國

贈主人入京

贈蜀人赴選

贈劉敦仁米

贈同舍聚粮

上四公文

南宮大成殿

者亭創書院

卷之五

小雅

謝人寄文籍

謝人寄詩章

謝人詩未和

謝人惠詩

謝人無物

回原謝書

謝人惠碑

謝人

答求文字

請人

請人文會

不從

不從

托人延師

不從

不從

請人入齋

不從

不從

卷之六

學記

請人束脩
請人賦詩
請人結課

從
從
從

不從
不從
不從

請人論文
請人書字
托人作文

從
從
從

不從
不從
不從

靜江府志記

白鹿洞記

濠陰書堂

江心學記

敬齋記

靜可書堂記

卷之七

序跋

送劉美父

徐揚二友

送黃大有

送胡庭芳序

送退齋序

進學圖說

敬堂序

文公語要跋

跋名病翁帖

跋疊山北行詩

跋興父道統圖

題人松齋後

題劉立雪文藻

題湖湖詩集後

卷之八

送朱元晦

別趙紫芝

送劉荀甫

送文唐佐

送陳李淵

送程楚翁

送馮仲中

送游荆襄

送程楚翁

送羅梅村

送反汝實

送程楚翁

謁蕭大山

謁蕭小山

謁蕭東野

謝中齋訪

謝程楚翁

次歐振仲

次圖孟元

寄謝叔魯

寄彦脩兄

寄南康使君

寄趙荆東

寄沈荆山

寄友人詩

寄孫潛齋

寄別須溪

贈熊退齋

秋日懷元晦

季夏懷仲晦

懷仲晦

別張興道詩

送白文舉歸

送文歸故山

送熊退齋歸

送吳志簡詩

送張子高歸

北行過潯州

過大和縣詩

過金陵

過淮河有感

過平原有感

長恨歌

正氣歌

北行有感

和曹東谷

和葉愛梅

和陸良意

和毛靜可

和唐春星

和朱晦庵

發春星

道

又和前詩

別朱元晦

借韻和詩

和簡詩韻

勉人為學

聞讀書詩

論詩三十

勉人為學

古意

經理建陽學

岳麓書院舍菜

經理武夷書院

聞崇安學

三山路學春祀

岳麓書院講

韓魏公讀書堂

和縣學立碑韻

建寧文公祠堂

賀入學

訪良齋講學所

過胡文定書堂

賀父子相繼入學并住居

賀父子相繼入學并住居

詞曲

贈同府詞簡新節

贈友人話別西月

送人歸武夷水能吟

送人歸江西北水能吟

卷之九

科舉門

會試

鄉試

會試

御試

制科

詞科

詞館官

廣科

科目

皇朝科舉詔

中書省條畫

鄉試程式

會試程式

御試程式

進士受恩例

朱文公望後真奉私議

卷之十

科舉門

賀詞

謝真率啓

賀人登第

賀書義舉

賀父子領率劄

賀兄弟領率

賀人領率

狀元謝宰相啓

狀元謝試官

謝登第啓

賀人登第啓

賀人中狀元

見狀元謝啓

書得舉謝啓

詩得舉謝啓

禮得舉謝啓

記得奉謝啓

春秋奉謝啓

回謝湯奉啓

回謝春秋奉

回謝詩奉啓

回謝書奉啓

回謝禮奉啓

回謝記奉啓

上吳彤嚴啓

回謝嚴對啓

與陳商父啓

答楊伯純啓

謝東山贈詩

回謝贈詩啓

錢出遊學

錢人赴省

錢赴監學

錢人赴學

請赴試歸

請入李人

請遊李歸

請登第人

送人赴李

請得奉人

送得奉

送賀得第

送人赴省

試歸送物

試歸送物

世不

詩序

送友人赴道詩

赴道同舟詩

送友人赴道

賀元謝恩詩

賀狀元登第詩

賀人登第詩

賀人子登科

賀兄弟及第詩

賀領鄉宰詩

賀兄弟及第詩

賀人領鄉宰

賀人領鄉宰

賀人及第詞

華文類聚翰墨全書辛集目錄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一

宋集

儒學門

見滿文武業校實之名列隆師親友之目次之
云淳與學際業大滿文史之學古感友之涉亦
各歎見措紳之流游戲紛學或此是考考焉

學校

大學 縣學 書院 武學 路學

大學

賢關 前董仲舒曰大學之儒館唐太宗開文多館
壁水 壁水之儒館唐太宗開文多館

鐘

鐘 鐘之聲以象教化而後明帝祭菜

鼓

鼓 鼓之聲以象教化而後明帝祭菜

植

植 植之聲以象教化而後明帝祭菜

自傳李商隱字義山

李商隱字義山

始釋褐

道德海

李新成

生禮義宮

射

一死

下

論

之四代學

氏

授經

首善

賜帛

增游學

政教地

王咸舉

聖

侯

天子

三代學

西京

卷

於右空養無老於左李周人養行鄉飲晉武帝紀李師雍

國老於東隈養無老於西隈唐書行鄉飲宋淳化李師雍

生京月書孝考禮車駕親臨光武聖聖聖意古聖聖意古聖聖意古

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孝造立齋舍化三萬餘人後堂德傳

南比部董人之說因此流言傳入大孝消生一語曰天

宗贊韓節為冠与李歷陳審士楊更相褒重李中語曰天

陳仲孝天下俊秀王叔茂無官御史上李錄大李士品也

物雖執政亦畏其口思十一一臺之吳或治於也齊

學職未初建太孝始有七廿日服應退身皆是守也齊

太東行說信用中節理後李宮以大孝尚有降也申請也

三子博士國子司華國子監衣國子監書庫官監厨官○前鄉李錄

一負李論入自直李教諭各一負分東



曹子尚書禮女曲

釋奠唐禮祭志太宗觀

真淳禮凡田之

鄉飲行武帝

鄉飲行武帝

鄉飲行武帝

鄉飲行武帝

博皇太子欲廢自李行隨背孔甫議曰薛雍錮水國國子
統如壁情大業中更各因字監請以國子監為一虎關
監長終宋建隆三年六月始營一五李合認有虎關
監同神格詞字聖倫先聖先儒之澤車駕臨幸有虎關
志士帥軍國司成唐正觀改教導國子監取義文在
子監為一司成唐正觀改教導國子監取義文在

國子受訓 照尊傳曰自洛薛雍崇明孔義先
然後皇儲親臨舍奠則普天尚德率

龍前太公六韜文韜武韜各書龍能下又芳
龍前太公六韜文韜武韜各書龍能下又芳

智謀 元一十二年韜略 計及第將帥料應李編
智謀 元一十二年韜略 計及第將帥料應李編

量才 同 上 詔 武 生 入 學 官 長 編 以 帝 承
量才 同 上 詔 武 生 入 學 官 長 編 以 帝 承

知兵法 前 紀 詔 北 郡 明 戰 陣 後 發 辛 列
知兵法 前 紀 詔 北 郡 明 戰 陣 後 發 辛 列

郭子儀 以 武 辛 甲 等 補 正 安 危 樊 宗 師 判 韓 愈 宗
郭子儀 以 武 辛 甲 等 補 正 安 危 樊 宗 師 判 韓 愈 宗

武成 廟 開 元 十 九 年 太 公 尚 父 廟 中 春 上
武成 廟 開 元 十 九 年 太 公 尚 父 廟 中 春 上

圖名將形 享 者 列 今 古 名 將 六 十 四 人
圖名將形 享 者 列 今 古 名 將 六 十 四 人

命去白起庚隆二年上幸武成廟觀所各將旨

始先殺昏亂學詔并管仲神像齊相後仲自學

下室西河守吳把自發乞與公慶曆武季滯命沂使知忠

考之道講孫吳使夫制勝之術詔置於熙立密院言古者

出和武成於季文武復也其道一也仁相宜加武成謚中

并符元年詔尚父且兵法七書李楠公問對尉繚子黃石

公三略太

郊學詩孟武靈也洋宮詩明曾侯周李祀明堂

也魯宮詩孟武靈也洋宮詩明曾侯周李祀明堂

復徭役後在延并武威天守造立校官自掃行禮

秦樂地德子補陽守則孝又廢乃修知義全並化經學

晉范宣帝范補在郡立學者盛於毗陵言行歸陳公旁不



路

也魯宮詩孟武靈也洋宮詩明曾侯周李祀明堂

足必谷師生公勤於經始成之不日自氣象期換堯高道
郡之冠公晨一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次郡事由是毗陵

一二折

縣學

置校官

縣武帝紀下令縣滿五百戶一置其校
之俊性而崇孝之無先王之道不墜而益

者

言行錄范公純仁知安邑縣宇孝校一新又苦孝田
以教其人听政之暇時一至孝親勸誘之

選秀民

文公任同安專兼孝事身率諸生規矩其嚴所以
誠敬開以義理一邑揀慕又一邑之充生負

邑庠

董策設庠序治化本源
如汾江西清賈方清奏立縣
學上曰退官教導乃

已見官職門辛集十三卷

鄉學

家塾
孝祀古之教者一布
庠門
於之外
也申孝弟
孟子謹庠序之教
序長幼
白虎通
曰

洋禮以也里曰序
虞庠
國而又以有
一代之
一為

校左表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夜以論說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入朝父退而游焉以爲師也若之何毀之吾別置里學通監唐元宗女大簡不帥教王制命鄉一齒大司侯帥國之俊士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移之左命以明教以行禮前食黃志里有序鄉有庠序左移之右以明教以行禮

師文

師道

摸範師子務李不如務求表儀韓文行可爲下坐春風謂人曰光輝在立寒謂人曰光輝在

雪同上外之雪隱居龍門朱子橫渠設教洙泗史孔子詩有莫弟業至講道河汾受李者皆當時偉人升堂鳴鼓講重春詣京房授易從于師立情合諸生每山

坐帷講書

東漢張湛非徒與使匈奴小兒及烏桓反叛烟人相望在將來故亡去與安下二年不得見使高

謝安士

吾道東矣

業第子傳授於女下二夜尋誦安歸

唱然謂門人

吾道南矣

道山先生揚文下二夜尋誦安歸

容易及歸送之出門

易已東矣

田何授易於丁東季成竟

青出於藍

荀子一而青於藍水為之而寒於水

高堂絳帳

馬融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一

字孝先

授數百人當居曰腹便二五胡之日必孝先腹

經事師而可

明體用學

李富書安定先生胡翼之在湖孝

何人高弟

凡網紀於孝者上曰其人文章召對上問從孝

尋曰胡斐以

道德仁義效末何者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

禮進士業

而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筆法後出

也

其文也孝而措之大下結詞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

交義

輔仁以語君子青善孟道蓋替易涉卦勿斷金易

而進不同而恨其同門公羊曰朋相觀而善

莫逆於心也執友稱其信也心友也

也編朋友之遇害不避也

公編朋友之遇害不避也

也編朋友之遇害不避也

也編朋友之遇害不避也

也編朋友之遇害不避也

也編朋友之遇害不避也

也編朋友之遇害不避也

也編朋友之遇害不避也

也編朋友之遇害不避也

也編朋友之遇害不避也

經學

四術 記王制祭正崇一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

經學

禮記 易學 春秋 詩學

六藝 家語 禮記 春秋 詩學

六藝 家語 禮記 春秋 詩學

指南王亥成爲四門博士書糾雲春秋振滯孔繩衍五
經無對此史陸又胞敏博學於五經最精中六藝

之芳潤選賦

易學 三易說曰坤曰以艮爲首商曰巽爲首周曰坤爲首
下作卦辭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之樂四象

大極是生冊儀二二生一謂陽儀上生一陽一陰爲少陽三太陰四
陽一少陰二陰儀上生一陽一陰爲少陰三太陰四

翼傳四係上五係碎下六文言七說卦八序九雜卦

十邵傳義書伏羲八卦次序圖八卦方圖共六十四卦

程演周經子始其理故文公謂博秦辨迷及宋而明

幽贊神明參天而尚數數倚天地一而圖方圓者徑

變象占動者尚其以制器者尚其以言者尚其以

吉凶悔吝

係評吉凶者失得之象也，若安虞之象也。又

剛柔有體

子曰乾神且易之門邪乾陽功也坤陰物也陰

上下無常

易之為書也廣而大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兼三才

易之為書也廣而大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奇而法

易之為書也廣而大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韋編三絕

孔子文王作於美里

大訓

書序至于夏商周之書辨設教不

誓命

之文凡百篇所以殷

典謨

溫潤

傳於漢

其書始傳於世

孔子壁藏

書序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

伏生口授

經口以傳授

通

知遠

記經傳

書

教也

詩學

四始

詩有風雅頌賦分焉

六義

故詩有賦比興

言志

歌永言詠情

賦情

賦比興

戒

詩大序言之者无

可以觀

語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美教化移風俗

止禮義

乎之序也

十五國

溫柔敦厚

通達和平

文公詩

周南召南

王道

大雅小雅

故有大小雅

思無邪

三百一言以

興於詩

子曰詩人之情其言

易曉而諷諫之

間廢柔曼廣又有人而入於其心故謂

而皆為剛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

泊不能已此

正而施韓文詩

觀民風

以意逆志

孟子曰

詩者天之寶推疑

禮記

毋不敬

無以立

禮不孝內則少儀鄉飲射

義

禮記經緯原始要終體之則人情之大

秋學禮

禮記文王世子

禮記文王世子

大小戴

禮記文王世子

之綱紀人倫

史自序禮

赤儉莊敬

禮記文王世子

春秋

繫自

左序

褒貶

一字

編年

皆數句以成言

公羊序

褒貶

一字

編年

子曰

公羊序

褒貶

一字

編年

之名

公羊序

褒貶

一字

編年

傳

公羊序

褒貶

一字

編年

微文

公羊序

褒貶

一字

編年

紀傳

公羊序

褒貶

一字

編年

史學

公羊序

褒貶

一字

編年

貶

公羊序

褒貶

一字

編年

所改破字說終不許曰告何人清則實錄盡氣愈為初宗

此皮不為一何以取信於後世

息卒驚定无完篇江閣山公詩今在滬港班

必廣記而備言之云云左史倚相左昭十一年楚

子善八書十志司馬遷作史記

言無國者出史書一前叙傳述律歷一禮祭二刑法三食

貨四郊祀五天文六五行七地理八講恤九藝文十禮書

獨著法書其天文志未及成而卒後世佳傳

人謂之直居史職即除著作不隱善不謹惡

性郎壽叙事辭論可觀為

史一誅姦諛於既死

爾雅



通鑑唐二變宗伯胡鳳陽球崇雅然海大曆正元間韓偓

家決髮驚駭筆生花

詞視草說

漢四體文

帝王之道化成之文司馬遷附成之文仲舒測向

韓文序文者

唐帝好文辭有所為也後現扶風霜巧京蘇詩淮南河安

序云云粉澤曲章成一王法假游有餘者辭不尼

不可少豐約中度賦公利道碑公之於棧行一家

何至此人同生活也光燄萬丈邵氏後錄李杜文經

天地左昭二十八日年洛陽紙貴人未之重安定皇甫

高修則造示之蓋亦善為其賦序來載再注燃都

為之川

古賦

吐鳳晨書揚恁你母泉匪蟲揚子或問吾子少而

古賦 篆弘麗揚雄傳白厚賦劉亮賦體物而

雲氣天司馬相如風上好和仙奏大以時擲作金聲

天給賦

宋玉高台賦楚

意也高唐之賦其上有云氣王問曰賦乎湘水前曹邕

賦乎湘水長沙王太

賦乎湘水長沙王太

賦乎湘水長沙王太

賦乎湘水長沙王太

賦乎湘水長沙王太

詩律

詩律

言志詩辭典遺興北莫得詩神功杜詩應
應律白雲

每逢月一朔吟擊鉢詩四韻則刻寸燭蕭文陸

考所作遂隱而不見文相如之賦前司馬
賦乎湘水長沙王太

乃古詩等共一劉奪袍武后遊龍門命皇兒賦詩左史

問微頭於后覽之書御屏揚殿之詩外城后賦詩

華陽李士十題毀壁以詞詞情俱足命於詩曰誰以金

春雲韓詩寫動秋水李白文集賦白三羽六義之餘

行疎吟題芝草蕭屏引詩謳歌助詞調詩人

七言之始詩話七言始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其述風檣陣馬杜牧序李賀集云元和中韓吏部亦取其

云其古冰柱雪車韓集劉又作孟郊右如鋪錦繡

也云云昭曰謝靈運五言如初發美容堪施圖畫李益

南史鮑昭曰謝靈運五言如初發美容堪施圖畫李益

自然可愛頰延之詩列謝靈運眼堪施圖畫李益

李賀相呼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取之被聲玄都看花對

魏公任重危石蓋高監虎履船

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萊公大用

自以天下之如此

章厥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

後孤舟尽日橫識者知其大用

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定遂於妙上引手作之勢方神遊象外持韓愈為京兆岳

不

韓愈曰敲字佳矣陸古並唐節歸去云布衣之交

涵汪洋唐傳曰千景仍狀兼古今而有之故元祐謂詩人

如子美者抉摘情狀

平步自明羊奎於摘死得江山助

不能意天能不取罰

見本傳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一

辛集

新編學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二

宋

文類

書

与李養吾書

謝疊山

其惟祖宗於舍邊權論魁視進士上三恩數尤澤賜自坊大成
殿不即日授國子錄升崇化堂與兩司成環李官序而坐不
待親民而入朝固以執政宰相望之矣後雖渝初意失舊法西
泐七年給札亦未為遲執事坐於亭時名赫震京師謂老
先生報識面之麻出場屋以程文石同舍皆心降辭服推諫為
第一登名日果巍然冠羣英七年二優如執左教科自由人重
誰不以西泐方踴期之恬浪六年僅得一李官在外為漕司緣
人皆曰不才宰相必不能容天下第一流人物當以養吾進退
去就規之陸真益有言吳王之良佐昔是季世之棄之養吾不

屈節受官於陳宜中留髮炎劉黼柄國之時吾知天地裡宗
之意已有所屬宇宙大交一世无全人饒信時文之士勇為亂
臣賊子者尤衆少康逃匿有仍氏者四十年宣王逃匿召公家
者十有四年夏周諸侯公卿大夫背叛者不見於史策是何三
代忠臣之多也養吾黨身全節於深山密林間屹然如黃河之
有砥柱先儒謂世有非常之變天必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吾
於是有望矣 藝祖皇帝最重讀書人天地折缺之餘正望其
整頓人極傾頽之際正望其扶持在天之靈想亦不能忘情也
子房不能存韓而歸漢孔明不能只送而保蜀君子憐之今日
之事視二子尤難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取訓於傷儒俗吏鄙
夫庸人固宜程要科曰衆殺申包胥果何人哉天地間大事矣
非天地間常人所能辦使常人皆能辦大事夫亦不必舜英雄
矣夷狄不可為諸夏之王古今未有絕正統之時使君臣上下
同一豺狼蛇豕之心而可立國秦始皇隋文帝必不再世而亡

至使武帝三王自立之中國而終為戎狄所滅使君无桀紂凶
防之憂而一廢不復因少康宣王東周蜀安之事皆不可信矣
人力終有窮天道數有定壯老堅一節終始持一心吾獨於養
吾有身泉嘗有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之心大矣
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方世不論一生
志之所存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者益首
珍重論者當其時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文之
士皆大言无當也

与刘共父論學

張魏公後

其再啟晨問勤至致二以遠業為事良欣嘆也請試道所聞
以靜入惟靜則明行以礼始用礼則正二者對治法耳古之君
子未有不汲於此而於道有見也公其勉之異時誠一持以
道力内充心而其曰声色之娛大而死生利害之變皆不足以

動吾志然後能有所建立乎天地間此聖賢之心法也
若胡籍溪論易

讓居士定

老朽无用苟欲城口例俗于陳之空得遂棄置私心所尚然
以吾身之曠過情之間費苦孝之志曠心無擇主善而適當凡之
或雖真浪聲不可得也示喻見乃謂之象若如是言推為文辭
則可於見外則未必公不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大極邪語且
傷交推異亮察

与呂安老論孝

胡文定

兒曹外甥輩比過冷字在黃為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矣宜提
耳誨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頌品優
借之其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後与民瞻叔
及海荷首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不令二其過在二公即安
國亦正名規之不但仁也數十年來俗貴類繁此風日以替矣
安老器識過人當今之望津途軌則當以在哲言期庶幾此風

之復見也。所報十五卷并五月分皆并以歸。前乾園承說示珍
感珍感

海劉平父書

朱文公

新年以事幾日而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者感前有欲奉聞
者。往往以紛冗不暇及亦嘗令表弟相告。曾及之否。文牋家務
冗弊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
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謂李幹。盡之外。挽弓鳴琴之類。皆可
且罷。聞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員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
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
者。猶以近君。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須清心省
事。接之以時。過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父亦
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正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
炙。把臂並游。對味淡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欲平父自知
而痛絕之。若徒畏遠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無想見。歸為僕

休增耳千萬幸察發又正歲出山來幸為道區此公勤直凡
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喜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荅劉平父書

同前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善惡眾說紛紜未能自決即且理會舊書
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為之他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
看四篇似未次熟可兼新舊看為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
悉溫尋之為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後
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善善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
為而未為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亦
思索講究夫得愁負太頽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曰
幸惟思之無爭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殊
關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游廢業為不可賓客至者談談戲
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

與黃寺丞直卿

陳北溪傳

其僻處南陬與有明朋友言間不相接孤陋寡聞惟謹守師訓而已鄉間耆老在師門者皆已零落在後進輩又絕無此志可誘掖以嗣音惟鄰郡泉甯間却稍有信向相從請實者殊幾或有二二可望垂歲以待試來中都四方才俊所幸有干符同門未相識者多得會面然亦所造不齊惟得見明而守剛者旣而趙許院季仁位宿書院近二月日頗得與識友會聚及道嚴陵又爲鄭寺丞留郡卒與諸生切磨兩月而歸大抵世上一派禪客年來頗旺於江浙間主夫之有志者多墮其中而嚴尤甚及聽其講說旬月後士方多有警發知聖明實學之所以然而菴邪正二路之由分亦有一二後進未雜可教茲因參注冊至中都復與季仁居處雜接見一二人亦頗有志畢竟先爲禪門薰染未以果能渙然一於政聽易履則此道在天地間誠可謂溥源孤立而邪說詖行之惑人心乃如彼其昌熾識者深爲之隱憂何特得天開日朗然則挽回狂瀾而注之東者獨惟吾兄是

顏聞在安慶頗得行志繼聞與特扞格而歸世道之衰位人君
子自是難於有行且退處里閭爲一方孝者主盟隨其才質而
成就之使師道之傳得以有光於時亦不爲無補也

荅陳伯澡書

北溪

吾友天資粹淡最是近道而又立志於此曾用工夫已識門戶
趣向矣加之妙齡其富處可着次第根柢去冬面會只半日倉遽
不及款曲籌論以發高明之見尔閑居無良朋善友輿流俗混
處易墮得人先須堅立此志常以顏子有爲若是者在在念而自
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者爲要奈自日泮簞屨埋沒不復譚然
後循庸庸功以副之其爲工夫大要處亦不過致知力行二事
而已二者皆當畧眼着力並做不是截然爲二事先致知了而
後力行只是一套底事真能知則真能行二之不力非行之罪
皆由知之者不真功須到見善真如好一色見惡真如惡一臭
然後爲知得親功而謂知之至知之至則行之力即便在其中

矣自古聖賢喫緊為人處皆在此就二者之中言之則其最要
又在格物上多着工夫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表裏灼無遺情
如親到而見其然如大孝或問中程子所說格物諸條則其用
功次第極為明備至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又在主敬此
又是日用貫動靜工夫所以喚醒此心常存於此惺惺不昧然
後看理不散漫而知可精作事不差謬而行可達若天讀書之
序則須先小孝以立其基此大孝以提其綱領次論語以玩
其精微然後會其極於中庸此亦詳見大孝或問中且就此數
書用功有疑可以書在後俟此等工夫既後做會令正訂未為
晚也

荅程宗武書

洪平齋

前厚見過清談殊歎鄙吝之意消矣讀書為文比日以優游涵泳
而得之優游涵泳之功非膠三擾三者所能為也故必主之以
靜致靜其形內靜其心危坐沉思始紙會古人之意於精澗之

外不推進於文又且適於道矣世有眼雖靜而心實馳者亦有
心欲靜而牽於物交物不能靜者大約息形而後能收心形且
不息心豈能收心不能收心於何有異端之子猶能以觀鼻端
白數踵後息為功蓋偏乃不能斂方寸於環堵間顧欲求史記
於名山大川如子長是為大也是自恕也吾子年其小天資甚
高倚其天資之高而忘其年之不能常少濡筆伸紙前無古
人問其所以慰垂白倚山之望則未免老歲月於奔走吾為子懼
夫君子之於孝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藏脩孝也息游亦孝也非
曰惰肢体以為息緩耳目以為游也藏脩之未加而假息游以
自放求乎文之進且不可得乎道乎云云

與洪平齋書

鶴林

某此把筆時僅得一番交信涉暑為嫌如音題不詞新進士自
邑中回每言卽中不相遺忘每於文字議論間多所推許豈行
天下半矣不知何以得此於卽中哉鸞鳳高翔之後鳴者東味

集於何處近日稍一復理遺音絕響而虞之人其有以爲明廷
之端然較之乙酉封事其伉直之風高矣閉居幾時起秦宇益
病挹樹花之生香盼庭草之再綠境與心會亦與神會所讀之
書與聖賢會斯冰斯陶當有不可涯者獨恨繁雜於此欲一望
羨人而咫尺有絳河之隔耳其資稟沈鬱言爲此來官於中都
比州縣間竟是事官且亦有一二耐久朋友可以講切近年來
看得先民之所以教民只要人着己下靠實功夫不欲令人多
作文字故黃籬之彖曰畜牝牛吉中庸之訓曰衣錦尚絀以此
弥寡於言不其括弄筆墨比過荆渚有詩客騎雪夜相訪又
未免隨分酌荅然枯燥之病深研磨之工少始如白地明光之
綾但有其指而無精米也云云向者得卽中之文讀之神米精
麗華藻綉發只依綴文之士看別來幾時今則渾造白澹矣記
之規爲叙置始如白云滿灘於蒼碧石裏谷間而自生態度流水
盤紆詰曲鴻入長河而不見底云云

二月六日新安李生前鄉貢進士胡一桂謹薰沐裁書百拜獻
于提刑殿講學山先生閣下甚嘗讀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
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
而已夫所謂道德者何也其細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設於地
品卽於聖人通行於千萬世由乎此則安不由乎此則危由乎
此則為道變為人不由乎此則為畜貊斷乎其不可
易之論也然嘗惟夫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
無幾若為之而俱變者真真之表蓋有天焉每於其交際之間
必生一二傑魁瑰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壞
不滅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把於其真謂且愛之護之俾
得優游適志以順乎其天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直至殺
身而後僅可以成仁或拂亂其所為使之飢寒流落瀕於乃死
而不得死捫捫焉寄隻影於遐阻僻壤間而特捨富貴者洋洋

得志切齒唾罵以爲至厲至毒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
於不足恤者若是而望其把柁扶植此道德於不壞不滅之地
真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方形皆有弊
惟理獨不朽宇宙間事固有困於氣數之不將不然者而所謂
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可夢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負是以
必于人是托然人品不一有益名數世者有暴多必辨者有不
能忍於飢寒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巽固鉅必其始而卒喪其
節者有自度其才力不足以應必其始而卒喪其窮約者有初之無力以
自奮忽乘機而遽起者若是者是真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徒三
天亦嘗厭敗於此徒是以付托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要害處
苦其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爲飢寒流落必其始而卒喪其於方死而不得死
如精金百鍊曾不変其所守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
身不足愛而道德之為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僭人爵食人
祿者若此者是真可以在道德之寄焉黎韓子所謂士爲士二

人周子所謂道德有於身者是也。游吾身今入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身者為之依。改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洪惟先生抱三光五岳之正氣負二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強任之年。秉操於立朝之日。一時權姦如虎豹九穴。磨牙搗毒而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曾不為之撓屈。居常抱膝林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云泥懸絕。无階趨拜。茲者恭此撥神。就於九淵翔鳳凰於千仞。儉德自持而爵祿不足以移。高尚自立而王侯不足以屈。集卷裳修初服而章甫逢掖亦更之未嘗則蓮舟讀玉書。而天祿石渠宗主之有屬斯文。倚之為命。朕衣冠頓之以綱維義。夫節婦德所標表。以益空。亂臣賊子有所觀望。以羞。此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責。真重而匪輕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議其訐。今也危行言遜人。亦莫得以議其胸。嗚呼。天地猶有憾。嗚呼。先生之行。終不能疵。不同而處亦異也。嗚呼。天地猶有憾。嗚呼。先生之行。終不能疵。

日月猶有蝕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霄雲猶有日月我先生
之言終不能遏此真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萬世一人之人也
猶有志於道德之士可不承下風而望餘光哉其文定徵宗古
歎士族蓋自六世兩伯祖翁銓接武元豐之第而高伯祖景政
和間由辟雍第大常與吏部朱彥齋先生有同邑同年之好高
祖益紹興初分路省元復收此科詩書之傳道德之祿三百年
於此矣其五六歲而讀公書十一三而能文十八而登名於天
府年少氣銳不但視功名如唾取相亦為有志於當世者夫何
天地之翼未展而回蹇之厄已垂孟明之舟未焚而邳郈之鼎
已易事蓋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為我亦无復有志於斯世矣且
比年以來天疾其眈仲車其聽庸人孺子莫或肯半拍屈中夜
以思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為无闻之人專心
致志於孝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道德之源无絕其源无迷
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兩屋而紫陽夫子之易又平日所

皓尚伏讀家君易啟家通釋吾易川庭既已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即自未詳於是又取語錄而附之纂集諸說間發己意至若卦象之異同又言之疑義自崇儒已來千有餘年未有能灼知其說者某一旦豁然貫通若有陰相而默啓之於是作為卦象圖說又作為疑文言並而体系未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未有論也而論之啟蒙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豈務絳意繪圖以為能記事纂言以為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之事况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君臣治亂別之為賢愚進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順性命之理于以尽事物之情遠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此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斂不至外馳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亦由是以不失焉耳書成而鄉之老師宿儒莫不為之許可某亦自要歲月之不虛度矣然左太冲三都賦固未嘗不為奇偉之書使不遇皇甫謐稱獎而為之序亦何以信於時而傳於後

哉今海內以先生爲道德之宗工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其莫以不遠千里往拜文函鹿澤視聽求片言以爲之黼黻付之書帙繡梓尙徵先生之高名令齊傳之天第施之罔極其何幸吾易向幸惟先生進而教之實惟門士之至願于冒師嚴下情不勝戰慄僉命之至

按察司聘教官書

至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江湖東道提刑按察司沙明等奉書字思梅路教其等切惟經緯乾坤不可一日廢吾道修明教化不可一日無師儒蓋師道不立則一世無善人道化不行則一日無善治古先帝王之盛時與孝有地司教有官比至可封人三有君子之行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也當今混二區宇崇獎斯文又一一以勉勵孝教宣明教化爲第一義是與五帝三王同一軌轍其等首備官司密董斯事頗聞近年不無流弊學校庠序之教非不設有名無實而不從

其本山林岩穴之士非不多往。息交絕游而獨善其身。遂使羣彞終日而言不及義。趨事爭競而相師成風。尚口耳者皆實跡之功。事枝葉者非有本之孝。事不師古人。不知道風俗不美。而世道隨之如此。而欲路唐虞三代之隆。何可得也。比從圖議。維新是圖。除已行下所屬。孝院申明教化。外本司廣致禮羅。招徠俊彦。俾任講司。以提綱領。然非其人。不在茲選。伏聞思梅路。教道足以隆世文。足以華國務。實孝而不至於有躄而無用。爲通儒而不至於執經而廢推。止以時進退。以禮固嘗。強居翹林。以私淑其徒。余豈不能徇衆情。而有教無類乎。頭賜下喬。以副所願。自此教條一彰。放之而準由一家之善。推而爲一鄉之善。又推而爲天下之善。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孝。其於世道。豈曰小補哉。幸洪有聖顏。每多踰謹。再拜。裁書。惟執事爲世道。人才計。具重念之。

知公唐虞足必翁受一世之人物敢以士獻朱文公之後能世
濟其美首亦浮矣四方善類幾年長太息其客闕十三年所交
朋友能讀四書者太多求其明辨力行直踐實履果无愧文公
四書之教者惟泳道朱公所一人癸未年初識之逆旅中狀兒
與文公无異起而問其姓字則文公曾孫也聽其議論胡其志
避絕以西北人無一點江南時文氣質遂為莫逆交每歲或一
相會說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類仕止久速之故掃
盡華葉獨存根株使其老為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五講官也
生不逢時可為浩嘆乙亥以前侍從監司太守以清逸薦者衆
矣泳道皆不雅饒其問其故則曰吾家如侍郎在綴領鑑識潛
秘撰後非不遇賢宰相以文公之故嘗官廕仕如取諸寄終為
一俗吏既无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此某所深愧也所以用
力文字与郡國薦名必由科選奮身者願一洒從相從叔從兄
之耻使文公之道取信於世也天邪命邪今何言哉某固而

悲之撫誦努力加餐飯無事長相見兩句以相勉今在建安書院與釋采頤梅庵狂駕訪之延至門下占之談論必有以助盛心者若信其非江南時文氣質則願以建安武夷書院山下或提叔官待之亦扶持世道興起斯文第一義也

聘劉春甫就館書

好山

嘗謂斯文一脈自過江來寄士大夫者百餘歲魏冠講席震聲城不弦歌也朔風一矢万筆投地斯文何存於士大夫而士大夫爲斯文至此紛紛一肉眼無像外士大夫而各斯文益百數文矣其切志焉每當聞雞起舞時消日東井間若炳然有光者輒呼尼姪輩示之曰天運如此人事盡矣洙泗之鐸河汾之瑟豈可一日不鳴山中耶欽此先生習次六經舌端千古所謂自家意思一般者地姪輩實立程門雪則夫明道伊川墳麓機軸金聲而玉振之是所願望切知茅屋秋風首盤朝日蒼寒不足以致醲郁然窻前有竹一區有山万疊以供烟雲月露之靈而

先生必不怪我矣

一 聘人就館

張秋湖

十月小春一年好景共惟某人心醉六經眼空四海文候起居
多福某伏自戊申中秋辱臨照湖上共此明月絕別魁標月又
我圓缺矣然我屋穿朝月題芒某仰恃契隆輒貢直稟昔地上
老以編書授吾子房且曰讀之可爲王者師書之功用甚大然
使子房不讀雖有此書如无此書豈至侯封万户足知書不負
人係乎讀与不讀耳而啓之讀者又存乎師兒姪三三人未有
新然露頭角者嗣歲館客正此需賢仰惟閣下李膺滄溟才卑
嵩華賦中人物獨非方今借徑秋風橫飛万里宜立天獨處之
殆將以禍後季弟恐乙卯之秋丙辰之春天又移所以禍後季
者猶蒼生則兒輩何望焉用敢屈執事膏爲數年之師圖以續
一編之命必容有日其人與驥才也豈就皂纒而招之談何容
易乎白不然待有東家贖決之書季以貧弟伯首之契故敢借

以孔氏乃後道義損彼意氣相許湖山有光齋舍增重則兒姪之福抑門戶之福也

与友人請益書

頃爲相聚恰周星薛正幽蘭闌然淡泊而无味固知不足以
繁白駒之足去袂網一造吳我羈繫之樂散之思其所以爲父
近者非人之所能爲也古人固有一見而寫我心者有一夜話
而勝十年讀書者有坐春風三月而終身用不盡者成化之志
乃如是其銳根疑帶網者纏繞与執事相聚周星豈无一得焉
而爲間不用茅塞矣豈執事有勸焉亦凡乘之馬不堪鞭策不
况相别又周星耶諷顯道有曰申頰自謂一日不可无候无可
或問其故曰无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
不可与不勝己者处鍾帶了人其人勝己者且能攻人之過一
日不可无况周星之別耶此吳下之所以終於蒙也其老矣无
能爲後孝生其嘗從游者也師弟子之情必不若其題一言之

取其於礫石一字之訓嚴於鞭扑雖其誅守膠下亦能時造文
席若謂飛馳不失望於鼓率之人但君之賦凌雲矣論曰天矣
策泉董公孫矣其見於時文集中以傳誦矣其批以弄墨
猶恐必諱尉為第工者所異傾困倒屣以飽其糈然之腹某始
頷固不及此抑亦有台翰有以啓其來教也僭越僭越某物聊
以見意甚誠不敢以是結入輒藉是以進一苦口之說得毋以
老晚弃我耶皇恐裴暮无用誠不當冒昧但以管窺蠡測切見
門下才清氣爽自是天地間好人物自當一飛千仞以濟天下
以瑞朝廷及其擢鷺已是淹君二十年矣雖然發達者聲必宏
器大者不可以小受古人每於靜處用工夫蓋所守定則所見
直所主堅則所行力以執事之才倘於閑處著一年工夫自是
不可當也君子所以處陰陽未定之境者待功名之來正聲色
禁情欲安形性等語輒申一言之以爲指毫獻抑其未參觀祝頌

拳之語也并馬台照

荅劉存畊許就館

周漢伯

觀漢初具學校來儒雅當時言易言書言詩春秋者率齊魯之士他國罕聞焉蓋孔氏之後不廢其業者惟此二邦耳景運參差應瑛昧目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能如伏氏之子探得丘申轅之師友甚於菑水晨星矣有來緘書責我林壑願謂不敢以齊人之好學廢此語故與史氏傳儒林之意合且舍瑟多學子一未必工瑟已先忘不若工吾之瑟以有待誠齋先生之言耳敢予哉敢不靈承台雅與諸郎共取齊魯諸儒之所未竟者而商之以俟光景雖然豈惟齊魯諸儒哉何分王氏所以去房杜王魏諸賢講明亦得此意此意非豪傑之士不能識故敢爲執事誦之

古黃兄許就館

陳益齋

九十日春殘一半兩韶鑿心絃入雅奏大乙輿儲其生歲寧物者記之得同秋風徐撤人事燕鴻名同升而實殊迥遂使

江夏无双獲常抱獨人何巧於岐而二之若此近得殿前所賜脩水貞帖雖未快先覩然唐元和脚在當時見之不為新興自見之不為舊也其見道味三万未觀一尺雪明府尚大立賦而好為人師二易乎哉每思擅行有鄉不朋不柱玉石有珠不友不益是以擊三擔昔寄人離下翼有觀空麗習之德若友以模範自尊大則不敢小阮真鴻天資汗馬心地歸而求之有餘師而近舍皇甫何邪異日卒業邊侍兩耳之寶无卑詞之獲十趾之下无寸跬之滴雅將奚館雖然小人之書袋雖有底而不敢不竭叔雙万頃波尚幸涵容臨書湖懷

古書堂劉僉求館

羅潤谷

其自願沛以來僅能以羊毛筆點突煤幸慈崖產畧其別後忽二一年一年之間何所不欲弃捐勿復道柰何其弃捐也欲卒言之尚需更僕九縣雖昏寒方寸自澄虛日用工夫間神超心得何當目擊一盤老退其慨思東都鼎沸假息无所而幽之雲

荆之表各以其方遮蔽一時人士履之日淺若表所主班之可
見近而孔明耕其野遠而仲宣倚其樓坐其間尚藉以立脚小
人居所東距馬跡不一舍震于此亦如之南則入九長亭遊龍
之騎一食頃可至旄倪之吟三鳥脇不着席數月矣雅聞自郭
村以西四塞以爲固者登嘯處可得尋否有黎山人至上邑有
所訪因俾導意叨一隱外倘有可使權輿深願自托

荅請就館

書臺

其一年家居少所交接故無從問起居狀念此稍熟則古貌厖
眉又忽二如在前矣黎山人來出示八月甲子日書紙墨精明
字体端確父兄賸客一時聚觀得知聰明血氣之未衰而干戈
擾患不能一毫入其中也鬼神交爭白晝昏黑凡眼前一器一
物無不怵怪獨聞進退從容无所抵觸俾宋司馬之墓如新政
欲先生一琴操耳吾鄉山水少遇詩人不彼結緣此意其盛云
云台命如其有意於此願賜一言爲其先使得從容溪鷗野鶴

以宜君子之館秋氣正深願言珍重臨墨多懷不能宣備

薦人就館

鄧賢伯

別來又是別一宇宙秋風看人回視湘園共君推案大呼真有
擁戈直上意氣亦豈知人間有今日我子期死而伯牙破琴惠
施沒而莊周无言區區者乃猶群徒第讀子曰不休其爲不識
世界輕重也審矣見謂階庭玉樹此意更是契緊獨不審嗣春
尚延師否年來好朋友極難得蓋緣鉗耳氏侯莫陳門庭燒熱
吾黨改化於漢人所謂刀筆屠販者往以是日會其亦以
爲言且聞有出山意此君莫說教法只去之對坐請談亦大有
長益在階庭不問師則已若猶未免宜无以易此用敢以姓名
置于左右

答友人書

平生所學何事今將有用矣方今天下事如之何如之何兄常
思所以掀揚其綱領而究竟其弊端矣乎山林間客亦當觀高

風得无有當軒擊乎大抵猛進勇往之心勝者多易折趨奇闖
巧之智高者每易流此其必已備慮未周而况以天下自任者
乎足之才不可及已山林窮叟亦嘗觀魏華甫數語似可為高
明助蓋義理工夫乃致君澤民之事業華甫則以為從聖經看
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十分直又非精體
實踐則徒為談下文采之資亦朱文公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
賣化擔上看挑李洎抽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執事於擔上看
耶於樹頭枝底看耶其多病日与故人踈然嘗因其多病以際
性詣之然後知攻擊排斥者在身為病根在心為私欲涵養保
護者在身為元氣而在心為天理今病根雖去未保其不來元
氣雖還尚憂其或耗天理私欲之分其敵不於絲毫眇忽之間
精求而實察之發髮皓然无經濟志矣但欲於閑處着工夫
求為天地間一寡過之人而不可得凡其教之哉云

又

慕取友我十年而得如某人者不數人耳一見於東山蚤亮大
疾疇昔猶恨相聚之日淺也陳抵中都後未去足而某人已衝
雨來訪矣自後真成往數頓荒賤肯足原品類之及而於我若
有私焉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古人端不虛語一別又許時矣
想君過後之思我亦猶我之思君也暑天正雜調攝得書喜留
動靜之詳為之釋然其自謂功名之或可幸致今斯之英才如
其人而求攜我輩直絕望矣回頭依計恐早來緘集猶欲挽
而直之於善生之伍何耶大意生賢須有用惟君可以當此語
亦君与我相處幾何日而猶悟其不才也謙揚下臨又欲索其
舊依長者毋賦言笑為而及我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意倘然
是乎厚意不敢虛辱而催書其行忙忽不及多錄續納可
也陳人張休矣忍貧无柰腹諱愁无柰宿倘能憶風雨對床
之夜時賜金玉以寵之幸甚

其拜其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必事君子故嘗望見有字
於衆人之中而然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門下李閣文章度
越前輩大雅愷悌博約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縣上課
最可謂若實相當內外赫服九此數者任人爲難兼而閣下所
蘊海運地負此時所見於一國一州者耳惟閣下淵源如此而
晚進之士不顧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使
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願自譽計功道不同不相爲謀則
涉陋自是已無所事之志也予旣已知之者且其夫幸蚤有
聞於父昆師友已立一累之外然獨未嘗望履閣下則以齒少
目賤又不肖耳知事已來又爲祿仕所廢歸閣下之風樂承教
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舍閣下開懷府在彭門傳音相聞
閣下又不肖未嘗及門過言斗骨使有黃鐘大律之重蓋心視
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
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賚札固有數

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困士期人畧去勢位許道草
書故切取焉非閣下之愷愷素如何特不可直不敵也仰待知
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焉獲我心心
之所期回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
耳與我並時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
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氣候暄冷太宜不審何如伏
乞為吾道珍寶

上小蘇先生書

某頓首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頓見二十年矣宦事匏繫一州
輒數歲之無參對之幸每得於節友昆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
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沉潛而樂易致曲而寧直欲規不可
媒欲疎不能忘雖形亦闊遠而平生詠嘆如千載張家駒伯天
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事彷彿塵垢之外撲
拙無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是極

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為乃金良潔使痼疾少愈而到官
以來能薄不勝筆劇陸沉薄領救過不暇筆墨不足以寫心之
精微故每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有高安行季必問動靜以
其所言悉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之論翠賦不怠懷璧隱貧
舍者爭席良以自尉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又故
不自量菲薄輒承請左右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於事無親疎
不了人之愛憎人謂我朱愚非所卹猶不知於道得少分否恭
惟聞道先我為世和扁有病於此初固聞而知之因來尚賜藥
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哀憫秋冷不審體力何如伏惟萬福願
強飯自重不宣

回洪平齋書論孝

某每得郎中書輒數日把玩不能去手守至忽遽中復患魚脫
帖扶精意於象外露生機於畫底已迥然不肯作世間書所謂
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專在五更三之後尤佳對此第欲某下

觀後一轉語不識郎中真以迎長日之至者爲復然夫自夏五
至亥十一月者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半夜者一日之復也自
午日凡七日復得子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
者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脈流通合身之爲一紀分之爲一歲
折之爲一月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故周子以靜
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子以動靜來往
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童積力或自中孚起卦或又謂
應鍾當履絕體破体本氣餘氣縱橫設無不可觀只有人落
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彼曆家以及管候陽氣鑿
家以寸口切陽脈修煉之家以磁鼎玄珠進火候般運之家以
敲竹喚龜鼓琴招鳳行子午法皆取之造物還体之吾身豈有
秀於百家九流而不能搖易顛覆天根哉郎中六七年間過居
南園之下必能靜閱陰陽進滅之理洞叩往聖參同之鑰不知
於此時節作何卦會作何爻看龍蛇之蟄未嘗不安也尺蠖之

屈未嘗不伸也。猶垂而秀麥仰而生未嘗不自裕於天壤之間也。想朋友之進說於郎中者多謂雪霜摧剝之久則其發達也必艱。頃候朗來而後无咎。此猶未免於周孔脚迹下盤旋。真亦郎中之心者未必尔也。參子黃昏。要命小童。汲井花洗破硯。漫苔來教不蒼。盈帙曷日有會。折新煮魚共談。相到。

與洪平齋書論文

某日困秋暑一夜風雨撼拙窗屋始如萍。處得爬不必情。麻姑亦爲之一快。也不審却害。掾不妄收宝帖。備月講。多之力。解經之功。蘇二子皆因作文意。時作道理。故前黃謂之倒。李然東坡如銀山鐵壁。占得地位十分完。牢退之如敬。管偃松未免一時有倒懸。處畢竟平心磨滅。性不得富而可求一段伊川必義言上蔡以命言。及之矣。更有新得。望時書所見。以望其疑。又有惜書之請。山爲罕來。備藏頗富。必抄得。烏陵笑錄。日曆會要等書。又據軒石湖趙忠定王宣子。蓋文集。專遣。懋干執事。幸語。

魚魚駭尋卑小則以回不勝至感每思一事雖漢一素三計得
三二分但猜覓不強終不遺忘又未免犯東坡病祭魚之戒亦
可冷也金皇畫見公路黑青此為何祥耶抽絨錦之一披露
月之半指正有資於耐久朋友也魚酒伴等一笑領略對客草
草照之度外幸甚

與真西山書

魏鶴山

其生長東甯自小孝讀書既強而仕已知有先生長者之名欲
越拜於下風而道遠江長奧能羸粮撰獲此外惟以書請益而
又隨茲因循既作復轉先儒讀心二漬一虛過歲月是可懼也
去年春令嗣稅院相過始得尚書所爲文冠帶讀之夜無一休感
真升利手不息之正也拱極一記考盤在澗永矢弗諼之義也
楮衾一銘石多滅義服美於人之訓也坐右十圖間而後勉諭
僚屬四事明而切翰林詞草一編溫醇深潤其思油然而幽其
味黝然以長也其雖未識尚書之面茲見其心矣化弊交瘁人

物消靡故國之喬木寒落始及新國之采邑培殖未豐中外所
屬望以秩特出教康成法時屯者尚書一人而已命召繇於朝野
胥慶咸謂溫公起洛譬之游龍能出雲雨蜀公起蜀譬之鸞鳳
能服猛鸞蓋群賢翕聚固為朝家羨端而大賢出處尤閔國之
重輕是必求有以副海內之望可也危機交急憂端方始最取是
人心蠱壞陷溺既深非得華佗換腸滌胃之方恐亦未可空採
尚書經濟之藏着殘古今必知所處於此矣其材不能適時用
李不能輔理化漫以片文佳李奏於作者之庭詞雖未工忌者
已服海思黃離齋此之吉深味中庸尚繼之訓若夫從晦定遠
顛路所賴尚書王吾道之宗盟立斯文之慧命盈廷吉士倚作
金城如某者尚得一望吾容參侍誨語持是以昂見鄉父兄是
亦終身之願也草此修問瞻望旌榮乞為宗社保重

與魏鶴山書

具西山

其每謂侍郎文章天下所共知而其知之為最深愈於天下之

人何則文以神志為主異時迂人逐客齟於愛事傷於感概耗
於血氣既衰困苦而尤精采而侍郎養執滿凝神全志一作爲
文章夫力自到其越窈窕而添其羞情越而長如寒筆山記
起老去才尽一段洗筆池記詠咸之良感良之實見俱造微密
最是李侍郎北國記於豐道扶教極有功而舜俞山房記根本
六經之奧義演出先王之大法其奈者進孝工夫凡所關繫
迨大意與神馳文簡筆疎隱然有味之言出於記事之外此則
侍郎之所獨得而某切以爲知侍郎之深俞於天下之人者此
也獨諸處祠堂記迄今猶未見本只以前書所教謂後世祠堂
太汎古无此典謂先聖先師之祀口是漢儒之說而唐元不出
關里此却不能无疑大同樂學成均之法以治遠國之孝政凡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於鬯宗鬯宗殷孝也有道有德者
先師之類也以其有道藝德行可以爲人之師而祀之於孝亦
其宜也不知何以謂之古无此典此其疑一也自孔子夢奠邪

說誣民戰國以來禮壞樂廢秦文燔詩書隨季校何有於先聖
先師漢因至元朔五年始詔天下郡國建立孝官而未平之際
皆尊祀孔子之祀則自漢以前先聖之廟固未嘗不出闕里也
禮經如戴氏所記鄭康成所釋其它傳會處不无舛駁至論先
聖先師之祀釋奠舍臬之典互見錯出少有悖戾所以陳祥道
禮書朱文公季制多從其說恐未有可駭以漢儒之說為非否
此其疑二也古人做有庸必於祭與與言之其義誠妙矣然延
陵季子亦曰若窳氣則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者謂辟卒克薛流
動祥益无所往而不在也今有抱道懷德之士出為大賢沒為
先師世之相後自有余載地之相去千有余里精爽愈幹樞於
神明能使人為明盛服飾禮容奉日備禘祠而祀之而不敢忘者
然豈強而致之哉士讀聖賢之書傳聖賢之心氣脉之通自相
關屬其祭也非誦其歌也以類初不必即道州而祀藤溪即闕
中而祀橫渠即伊洛而祀伊川明道以此看得向來朱張二先

生記諸儒之祠不是放過亦礼义之所當然耳此其疑二也侍
郎稽古攷文出入經傳何有一物不知但高明之恍惚則往往
於商論之間必欲發先儒之所未發先儒固有發揮未及者而
天理之則人情之中恐不能過也其說多安敢安有疑議而於
此三条實有未達且蒙侍郎虛心下問故復以此質之門墻切
望明賜開曉俾知存所据守雖然如大寐之得醒斯爲幸欵前
書所問紀陞魏蓋二事併希賜答

回魏鶴山書

某自入春來凡三拜起居狀其下後兩書亦有及乎問孝行已
之要正欲求警誨一語濯去舊見以來新知茲領四月念八日
台汗則知僅有二月十八日一緘闕歲書月也侍郎問前申明
理三精義明愛惠中觀物物格知至今以天子之命出守爰服
只以得之聖賢者以弟出之漢人何患不安夷人何患不信任
從誠開此定規寧可也東州惟汴叙兵尙可用茲得來書乃謂

搜練簡閱僅得營手百人營三千枝堂堂天府而單寡若是將
何以爲國乎曰長吏實同旅人昔賢蓋不虛語也某每病今肘
一種議論率調儒者不能曉暢軍事曾不知胡安定在丹州更
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爲營田募士入爲兵雖軍校蕃曹亭障廝
役輒飲之酒訪備邊利害張直柔每與人論造戰船法曰此事
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
天下之大何有一事非吾儒爲之邪區區所望於侍郎者更欲
於實用上做起工夫然後能有濟也欲言之事拍案滿懷上冀
存養清明之氣輯成嘉靖之福

回魏鶴山書

某自承侍郎建捆書檄之礼未嘗曠絕六月十八又拜一書附
成都月以以往不審曾洞徹穹檻不覺叔近方到脩門已一再
胥會自知体况甚惡以声不警筆跡多暇又聞即北山之堂正
重与休繁群鄉之秀茂講道肄業其間此古者諸侯所以師保

萬民之意是故侍郎之所樂為也然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乎事物為孝之方固當存養於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俗流失世敗壞而今之為士者猶務為空談以長華競侍郎欲築堂其謂當如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一齋治兵治民水利算法之類各使諸生精論熟講若請堂長又當如朱文公在漳州博採公論延請恬退老成者以為表率庶使後生少知尊賢尚德之意却不必待科名之士而後為之如此則聚辨有益而精蘊不遺向背既明而移舍自定具民心出治道此其基也每登朝六載三對清光每當書曩之時必自盟其心不敢妄有一詞以諛悅其上近所陳二札首篇祖述无田甫田之旨二篇畧陳大風有隄之戒而主議者已不樂臺中論事之課已有踈駁其不然者恐得因此汰去未可知也副本錄呈仍乞
警誨幸甚瞻望旌榮推異為庶社保重

其類首辱曰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獲終辭頌
德薄而道不明何以當此媿棟愧棟訪逮所疑尤愧叩之則窮
也其謂求之遂賜之遂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
觀之其人性孝之敵如此尔猶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陳常弑其君請討之丘非
以敵國相社也孟子曰今以燕伐齊何為勸之其可以疑也禹
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堯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紂之義
不得由也執一而廢百小道故大人弗為故者膠於物之迹也
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於故然後可以
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辭讓而鑿險阻以求必行此
老氏以智為賊者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明趙伯允書論文

孝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感與鸞者也孝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
於涼其弊猶愈作法於金弊將何若要因請得通貫因人講之

百許年來詩非无好處但不用字亦如晉字要領以鍾王為師

与朱和叔書論字

承頗留意於字書脩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領以古人為師筆法洒散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古人論書以力法清快為善啓之書家如徐李海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凡書之善安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酒落筆一六端正至於技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

回秦足書

辱惠教審其勝為尉季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為誰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效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俎豆升車則騶和與之言奏率則鍾鼓為之說故凡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有工拙者君子雖欲盡心夫有所不瑕相見乃

及之

一
與友人書

前承喻保木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氣五
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深繪哉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
代史或作小記其前王荊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着蒼竊深歎
惜以為名言一作序引後記焉無定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不
足下深諒之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二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三

宋集

文類

書一

上管子周書

張文潛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煩簡舒
儉之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強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
必為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推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
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
而世之感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
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
夫无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為文最喜讀左氏離騷
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攷屈原之
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猶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疑於煩左

顧石挽中疑其迂然其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若
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懣也異而自索而非私也傍徨悲嗟
卒无有省之者故措志於慮以死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
如明珠美玉明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凄忽而感惻也如神
仙烟霞高遠而不可搵也推其言以及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
三代以來取喜讀大史公韓退之之文同馬季奇以慷慨自其
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季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亦有氣
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踈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
志有所發於中故其餘章未句時有感激而不泯者韓退之之
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掩則極
言語之變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呼退之之於唐蓋不愚矣然
其犯人主權宜臨義而志難剛毅而言實而其季又能獨立
於道德病裂之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
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與鉅叛而

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
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无復向者幽憂不平之
氣天下之文章稍二具起而庐陵歐陽公始為古文近接兩法
遠追三代而出於孟河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
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聽其舊而唯古之求而歐陽公
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号能文章者其
出歐陽之門者甚十九与而執事實為之冠其文章講論与之
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只雖後於歐陽公屹然歐公之
所畏忘其後來而論交者也其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既
長而思之廣求遠訪以尺牘其交鳴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
者歟

聘饒伯輿書

鶴林

其而州晚季勿讀洙泗聖賢諸書每聞沈潛理至用心科考外
之士未嘗不慕慕便敬兄弟南來徧求文公之書之徒如葉知

道張德元錢子山陳器之皆得与往來密問而高峰志生則亡
策於漢陽又嘗師之靖惟寧徵君講學有本末制行有矩度
內明外吝靜專敦直於先老躬送之後惟若原憲君子一人而
已其被命出守于此亦欲以平日所得於聖賢者施之教化而
求所以友事師事者頗難其人俗弊敦衰殊未易振起輒欲延
在長者一臨敝州講論經理不獨使國人有以矜式而景朝夕
得以問政問事亦不全自行為俗吏之偏也恭敬之實不可虛
拘輒遣車幣請札惠肯命駕不勝至願春寒尚峭中丞更為吾
道自愛自重

荅王子正書

某一自恍影落浙江之南望双劍之雲便飛闕遠中間一節以
災患直而德威書問者半載不但簡書子正也置中堂室帖詞
豐氣脾見得問孝之工益長於人年歲浸大為孝頃是痛切服
側繫做工夫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如頭羽絨絨既渡

沉疴破釜持三日狼示上必死无還心然後有得於己若獲愆
憤三不明不了於憂齋閔則將恐日復一日吾本然德性亦
隨而憊矣

谷羅嗣賢書

去秋八月訪尋碧梧翠竹之遊文闈已鏤醉翁矣霜月之夜細
敲葉子空落燈花懷我良朋莫尚其願治理行柳東去又弗克
干一語爲標月拍浪然而已府教孝宏而誦文麗以則毋免之
詞翰間清脾奇峭殆欲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之未振豚公輩
李植之稿筆路之荒大有徑庭矣然拜黃鵠翁之音味中庸
尚綱之訓昔之聖賢所以脩身立命體受歸全自有可尊可貴
者在而直不以文字語言爲事業就文字中言之則又當如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後爲至也向來兄弟亦好爲文詞粗
識減字換字法今年漸長看來都靠不得日夕戒謹恐懼實懼
爲宵人之婦故每讀一書必擇緊要用工外潛玩休索令帖着

身上來蓋以我觀書則隨悟而有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此理甚昭灼二條之家庭用之天子之庭不過將此体段充
廣去嗣賢所謂幼孝壯行之論大畧其謂此邪浙西春水浙東
夏旱梓遂與西州山鄉一帶多有流民淮凡益肆橫天時人事
如此憂端無窮大游與五福太乙之說更須詳推測之成都教
授元有一任回除李官曰揮試檢尋見示恐或可鏡舌也自它
更冀為天下之寶珍必為請

回謝德方書論夜氣

庶秋未乘絳帷橫經高殿德履休勝丙戌之冬奉遠粹宇於錦
城風雪中別後音銷響洛邦克以書訪問生死懷我良朋弟贈
馳鱗茲辱遠惠宝帖始知振文鐸於石室冷風間且蒙以所講
口義下教備見精進之功但孟子論夜氣一章固是自牛山之
木處看來然後見得逐句相對枝二葉二相當一章拍意始為
三備牛山之木與人仁義之心先對說箇統自夜之風雨露之

閩使是存養之功斧斤之伐則是於其良心牛羊又從而牧之
則是格口之矣明舜之生与好惡与人相近者相照若彼濯一
与夜言不足以存者相應一字也移動不得今凡之講解截自
日夜之所息然說去則是捨牛山之木而論日夜雨露之生捨
仁義之心而論平日晝夜之氣离毋說子豈得為活其間又云
夜言所存者何地亦曰存乎此心又云夜言清明長存於心即
此心操則存矣如兄之說則是以心包氣更无存養之功指操
為存別无主宰之妙雖是論氣安是論心等語兄不為无見於
伊川晦翁之說而窮理未莹脉緯未圓則見猶未為安見知猶
未為真知也人與陰陽五行之正根仁義礼智之良言与理常
相依附言清則心為清明言濁則心為之溟涵不以此言涵養
此心之理不得今平日之時未与物接少停感得此氣則心常
清明迨夫終日言臨事接動物欲為之概繫声利為之禁錮
忘言既昏然心亦為之不爽則所謂格亡者蓋有之矣輟轉反

得夜則猶可休息而夜之所由受不足以勝其晝之所亡
則是心也反為其所動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矣夫猶水
也心猶明珠也水常沸則珠亦瑩徹水濁則和珠亦昏暗然珠
与水元初皆是清明之物也故孟子又於其未發出苟得其養
苟失其養之說若曰外物之來金膠三腰三而本然之心未嘗
不發用特在乎存養者何如尔心不是口停住在此當從活者
謂之曰靜而常有動之機謂之曰內而能為外之應神明所舍
變化不測孔子所謂出入无時莫知其鄉者非正謂良心之放
而亡也兄乃引流忘五常之說證之則誤矣文公集注中只辨
出入无時作神明不測最為精密或問乃未及更定之書與集
注多不類恐難憑信以此見得兄之為孝問金亦其涯而未親
其真也夫自河洛而後考其絕響曾此孝孤立无助愚暗者固不
足与有明尚明者又驚於无涯而不知止文公嫡派下子孫半
已銷落僅有永嘉葉文知血南康朱敬子鄉居周惲度文与怡

江張元德山陽郡人在此猶能講先生之學其
絕絃斷絲而鼓之惜夫德方適於萬山之園不能
其聲也其自為此來時警省深懼此心之故有
求所以磨切其未瑩而為真寔之歸工夫總一
是則可畏也因德方之書不吝置三人有人南來
仍望聲

回巖子韶書論太極

某以承賢主賓聽覽見過更塵不清簡於延待弗克久駐車馬
此為悵然耳即百冬序晏溫喜聆經誼隸音德獲休暢道喪千
載聖遠言潛濂溪周子河南一程子橫渠張子鳴絕孝於衰世
之中相與發擇孟氏以采不傳之秘然其講道也言質素而不
華理平淡而尤奇微開其端而不外發以告人蓋使學者怡然
自得之也至武夷朱晦庵紫雲張南軒則句三而釋字三而能
精微妙密之蘊蓋已披露無餘矣茲承下問猶以无極大極為
疑致知力行爲二置其於朱張諸書猶未究極其說必欲問而

辯三而知邪入極之理亦妙矣。函動靜生陰陽二氣五行四象
八卦皆於此乎。演出方其未生也。猶人之懷子。三在母中及其
既生也。猶人之生子。三在母外。流行發育之妙化。三生三之機
於是乎无窮矣。然是理也。无声之可求。无臭之可接。无有方所
形狀之可見。是以周子必曰无極。而太極蓋明太極乃无形之
理。非有形之物也。晦翁披剝圖象義理。極是章明。而雨軒釋之
曰。莫之為。而為又勢。亦順說者。猶謂无極二字不可搭在太極
上。大傳言易有大極。而不會言无。吁。此不惟不見太極。且不知
易矣。易者无方无体者也。而云有大極。則无極而太極之理明
矣。聖人着易字於太極之上。亦何嘗以屋上架屋。床上疊床。為
嫌哉。其如知之說。兄以孝者之病。穷格汗漫。墮於徒知徒聞
之地。而少有所謂真履實踐之功。脫使真知驗之。躬行卒多悖
矣。則兄又誤矣。凡躬行之傳。矣者皆未曾真知之故也。知与行
工夫本互相發。始條理終條理。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不可偏廢。

知之明則行之力行之到則知之徹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
隨之也兄乃以窮格為汗漫而必欲從力行處下手格物之工
未至而疾行之心已先則將恐於義理有中有不中者矣秦漢
以來豈无志於力行之士行矣而不著賢矣而不察猶埋素塗
莫適所依卒背於中庸不能考入堯舜之道是始其行而已矣
行之惟艱之言蓋不謂此高宗曰季於甘盤則發高宗之知者
甘盤也傳說之告不過欲高宗行其所知而已矣看經須是互
換出入首尾融貫當自脫然有警悟處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
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學問思辯居其四而行其一其乃欲子
韶從致知處下手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辯以
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哉對客之暇隨筆疏去未免掛一漏
一乃有疑不妨再指教

答呂道夫書論解尚書

其間者不遺在賜書致詞豐誼渥愛諭骨皮以甚之懷致夫知

殺夫之亦拳。於其也。進退出處大略相同。更不欲深為殺夫
道似開論語衍究。久已板行。頃蒙教序引極為平正。有朋友自
四方來者。略率數條。却未詳其義。想深居窮理。必有精到。曷不
綴一編。以開警。未悟耶。其改訂書傳六年于茲矣。前乎望升定
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乎願青傳之孝者。而未有得元。於殘浦
朽竹間。而欲窺姚姒設周。公仲尼之蘊。亦已難矣。蓋書最難
看。又難全。無缺文。當及疑義。當及分章。斷句。當及全文。與古文
當及小序。與大序。當及帝王之辭。與史氏之辭。當及注疏。有直
見理者。有極實者。諸家有造。平易者。有傷太巧者。當及其如
天文地理。歲月日時。又不可不細致也。林少頤解。只到洛誥。而
終呂伯恭。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解。各有虞書二篇。周書二篇。補
今人解書。盈箱補苴。尚此其之。所以深懼也。所以歷年滋久而。業
未脫用心益勞。而功弗就。安得一簡而釋此千古之疑。誠歲月
易采佳朋。難得石酒伴。書相聞。姑見遠意。餘所以斯文。珍感。

谷任尚中言論伊川周易傳

某自中州罷守復向古溪驛然於林水之間粗安其拙與白道而冥窮不問也嘗訪習朋友生死中間得和中言真死矣或有謂東坡亦上仙者訪亦疑之何天之不勅庇吾道耶收近書問使者以故則知望婦子隱於冥門我與出相隔所以人謬傳耳南窗讀易損日有新知但六經惟易為最難伊川平生所得只在易傳嘗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純濶六十以後著書其傳之成也猶不敢墜不門人且云只說得七分今台論便謂自有此易未有此解何其言之易也且勿言卦象爻辭先說易一字者先生只言交易善謂陰陽相續日月相射晝夜相承死生相摻其大綱領不出乎此或者或神靈覆靈或或以玄測或以復傳或以本氣餘氣言或以純體破體論或以飛騰流遁看若見理到亦只是交易之易不然則流為醜傳之孝也尚中以為何如近發夫看論語寄序引來煞好推命

其年之老也僥焉日有政三弊而後已因吞來數郡僭又此亡
弟續志一本就納過自必爲劇然春和以望揮小艇訪我於花
外當同作在山洞宵之游餘異以斯文新道珍秘

與劉共父樞密

張南軒

其幸安胡蓋不敢廢學無足謹記念自惟不敏竊守樸學顧世
衰道微邪說並作肯信此者心獨樞密發慨然之志而下取及
一得之愚久而益眷焉母念無以裨補萬分良用愧悚來教自
以爲報主之心有加無已而向者之爲有所未慊于中方將師
然用力於古道區三闕之害且不寐嗟乎靖康之變巨古所無
腥膻四十餘年矣三綱不明九法盡廢今爲何時耶士大夫宴
安江沱而括道殆其爲天變也此無他因不講學之故耳今樞
密以天子大臣而志乎此道則其喜爲如何雖學之難明也
久矣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

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弊可求明其弊則大用可立願公勉之

答朱元晦

前人

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彘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待死爲合於時變世間號爲賢者政斷在此中況其他哉此方風熾正道湮微寒歎食人其可懼也吾曹自當相與講明至學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與陳同父

東萊

某尙慮待盡無足言者論事錄前此固未知來意但其切謂若實有意爲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休而無用則所謂躄者必參差函奔無疑也特地拈出却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意談政事之比委曲之數極見誠意自此謹當奉教白宋亦非有所回互但與世酬酢之文雖與故舊書有時筆下多踈耳

與學者

前人

稟官所准安請學雖不教自書區區微言深奧世故呻吟全覺江

夫無窮蓋耳切管應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鬱必大亦可薰蒸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云

答呂伯恭

晦菴

竊承進學之意直驚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品三涉陋所甚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其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所謂涵養固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切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唐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切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爲賜甚厚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卒者其病在平專知道躰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

竊本末宥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善合而
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辭之渾
然也往年見汪文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
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出一極似是非而非之說
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直是護人自護誤人自誤士
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二某之所
以深憂永嘆不惶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
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
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立言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
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二耳又公都子一爲好辨之
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旣愈深則此之辨當愈
力其禽獸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禽獸之云乃其
分也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出俗較勝
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正學所安也天道固無對者也然其

其中却着不得他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
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着無對包着竊恐此
無對中因多截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
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
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
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况甚前
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警學者今日趨向之
邪正此意尤分明也云云

寄周子充尚書

南軒

垂諭或謂人愚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定知有精粗
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
能行者也蓋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也所謂
知之者不姪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行
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及溫夏清昏定

晨省則實行溫定道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
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
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之可
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
愚意欲其執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涉之實而思慮
之開明不然愈高愈遠莫能自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
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
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學者以
類像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
已曾哲欲歸之語亦可謂見道躰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
狂而況下此者哉云云

答薛士龍寺正

南軒

論及學校之事此為政之所當先也湖李安定先生經始當時
作成人才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季來季中此固善也然欲因

時文而務之讀書則必未止今日一種士子將先奄言語且謂
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作文之外明
義利之分敦導涵養使漸知趨向則善也

與陳同父

東萊

人至原示字欣審秋晚氣清尊候乃福其官次粗道而沈迷書
冊中他無所預粗可裁拙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諭備悉雅意
再三玩釋辭氣潔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為喜駭山氣海
未足為勇推收斂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人回
勿二依此他祈厚為道義護愛

與刑邦用

前人

某自春末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後同出至戰
湖一陸及子澄諸兄皆集其有講論之益自此却無出入可閉
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多近已嘗為子靜詳言之講費紬繹乃
百代為孝簡法孝者緣此支離之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

而欲盡發之正且是因情發食然學者苟欲能言其非而未敢反
己就實愆一汨二無所底正且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已尊兄
試深思之以為如何

一又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与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此
兩語殊有味大抵闡乾一書須當置几案時二觀省所補不小
也持卷之以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
無招弄取效之患矣体祭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訓尊詳歛聽
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却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
情体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弊之失矣

與陳元甫論講學

他日讀書東山執事是所注自者石上癡跌不得數從膝抵掌
為恨今昔事異矣神祖聖伏斯道絕塞四方一槩盡失故帝真
三千餘年上字下由之羞每惘然已不覺淚落熱事得於天者

道與而又有以行其心非如一介之賤心欲至之而力不及此
非偶然虛左却行之心即為隆夷秉彝之助長吟詠之句即
係流風遺俗之在近時所記閭巷大家今過而化求蔣氏之感
何限幸逸此外又皆袂去衣冠以為貴人若不能知其所以為
惟世運之會見人才亦惟世運之會陷人才有以自見而不肯
自陷者真人才也此執事之盛心而亦予之心共回首十年今
若此天地之運陰陽之數甘受如飴非我輩人不敵勉也裝或
頌之亦豈有哀其心而教之者乎杜牧之言盧韞玉燕人生年二
十不知古有所謂周公孔夫子者一日有聞於黃建即走馬來
汝洛間就學才十年舉秀才稱通儒更子山至北方或問所見
曰惟韓山一片石餘即駟鳴狗吠耳謂溫子昇韓山寺碑也由
盧推之則何人無憤排由溫推之則何地無文章晨衣悚然文
獻之邦禮樂之國此事遂廢若笑人寂將不理於其口吾以
吾心識執事之心而執事又所謂得於天而迥別者領吾說否

何時小艇如拜雲陽隱君者乎尚多有言即日伏楮神往形留

回李元遂論講學

桂履心

其自作別後南風不競吾人後化為異物此時已誓息死幸不
死者實藉尊庇但未知造物留此身為風雲龍虎邪抑為飢寒
困窮邪光岳之鍾人才誰能願摧之鬱之俾媿非笑於寬閑
殊亦不自曉有來理帖清念云羅建平時看待秀才禮數也今
天下何用我輩持是以殷勤於威文蕭曹之家呼吸倍徒其獲
君無乃誤抑有道放疑感久之盛价堅道始離拜受什襲誇於
稠人亦因自喜我輩未盡為交游所棄也足下深居廣廈珍寵
八窓出而武夫前呵迎合肯意入而雅敬沒壺長上不以家事
累方寸而又山林朝市不驚不寢是至樂也臣二謂書冊亦未
可廢且未說科場文字只今義理澆泆於方寸自對人前迥別
更是綱常倫紀抱一 中節今年其人相慶天資儘高試相與言
方知其愛助之至若非元遂惠書則薦彙侯斧而已既君品存

為朋友第一番善善拳及之其勿謂及長孺後賢也某少年
被守門樓壞了歲月且又世道如此曾不如鳳凰麒麟卓然為
名鳥獸每二思念瓜刺肉數寸山林非吾性且無頓放處後庸
見論閱了儀門便是伯夷叔齊此亦有理其遂後此作不材之
樗僅延一年且元遂勉之哉無限欲言臨楮拍案姑後將命之辱

回立雪論講

欄谷

赤燁垂末涼在紅蓮招月東海穿壺壺山冷詠寒玉清徹一出
台候動履多福某每讀草堂經行句知其味而不知其所以味
由二三月以來身履之古成益出其妙至此立雪溪山草木一
一無恙殆未必信草堂此味也前某姪歸自竹下知愛子琴精
鳳山甫欲候伺琴裾岷然街清沁過之欣幸何極孟光妙齡秀
出意趣謙融不可多得令人發善兒豚犬之咳政擬聽教乃知
歸侍意濃日夕再至未晚邵子以饋為開物成閉物令止小小
開閉之時去戌甚遠會得天地變化草木黃氣象某年益老偃

張於世持曰頭將安歸六月無故遣一訟二甫畢又一奇訟皆
累於延福人郊公郡固應亦發一聚紙短意長仰干丙在

与葛山論詩

澗谷

白虛受代江湖鴈來恭惟讀書懷古山靈相之文侯清勝其憂
荷惠書足勿記存尔後无由附字惟有意向注今日又得教書欣
尉如對書中近况其詳足見介然自守俗不能移但山谷詩云
俗裏光塵合曾中漉清分劑量似乎較是伯夷叔齊標千古
然想是打馬之後作此决裂事平日与他人交際未必全然若
事二 然則其餓死久矣未必到首陽時節也寄詩何推許太
過不敢當兩篇次聯皆有悠然之味而精神不聚且厚於用得
詩未敢以為然西齋則操鍊太過光文則又微失之不及此
其所以宋唐也屛奔江西乃年來江西不得時政為人所輕嫻
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有不可及李文
山云元和以後無詩其近代之云代三有詩人人有詩固无詩

則无脉人无詩則无性情固有以衰故詩有大小人有智愚故
詩有工拙急筆至此不暇詮次餘幾珍護

与危驪塘論詩

欄谷

江空歲晚春在梅梢景立其水清風淑雲切惟復候多福某切
伏窮山聞先生舊矣意其清名載世若懸壺半空絕胸乃擊自
非飛仙不捕影豈意不自无似亦獲迨且於起予之列魏薛珠
語數千言句為之端確字為之敲推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
金也某之駑怯安敢以詩鳴獨以少而好賦不免五言八韻之
作遂因胥為詩筵更意以為作詩如抗強弩常過於機弩不及
於機過則俯而就之也勢不及則正而全之也雜故用意必深
而欲自深而造平沙下語欲健欲自健而造渾成此其本意也
然天分有限力復不前求深而得晦求健而得不馴微夫子之
發吾蒙也不知詩道之坦夷也外此已解中尚強玉女于成不
能不於先生是望

荅君馬察論詩

立雪

伏承賜書論及詩之家數再四細辨幽顯台音以爲承嗣谷
之乏路之使論可不必意學甚願其何以得此抑道翁有云予
乃安敢比東坡有如玉盤金叵羅直相十萬不啻迥然嗣谷詩
初年只是李黃三詩當鋪席盛行由今論之政如神之達麼後
村論其佳處与古玉臺樂府新詠合古律雄健李少陵險怪病
在大着意嗣谷之病亦或坐此晚歲却以條暢并得之江湖諸
公議論如此前輩固是不可不尊慕然讀書隻眼却又不宜專
於眩名自古及今郊寒岳瘦一家數必有一家病即偏使全使
險峭不艱深輕滑不浮靡醞藉不沉滯快健者不至於不馴雅
如執事所云此又朋友責也二山詩比嗣谷又低一着專主於
對此法始於後村後村四靈共李晚唐中年後村參以放翁遂
獨宏放自成一家如擬披紉髮騎鯨去只倚卿書古劍回看任
放翁集中直充縫罅此又不專主對而工者要之詩之本也只

王以無漫江以後簡齋放翁大家數也蒙問不敢不告其何所
知誠心於侍侯各人勳士在采切聞一二已而諸公貴人例必
能詩相自今老矣政自不足道輒誦所聞如此若鷗飛來寒家
蕭索更添四瓦補足秋風紙劣不如先施能勿罪否

謝曾景建惠金陵百詠

韻合

薰風被物草木扶疎蕙帳葑房獨抱古心其昨歲奉書茲月得
報又厚清和以籠光之嵯峨如九疑之雲映徹如瀟湘之波洌
然休然不知其為渺隔千里而半面未嘗見也金陵百詠拜賜
拜教悉由離二麥秀苑二甲古宮於荒畦扶頽城於野草僕悲
馬懷之嘆至百詠極矣鼎三百年身並影城雖富貴優極者亦
論入塵埃冥三中推賢人君子遺曠騷人墨客之賦詠跡愈陳
而愈新愁益久而益死結也今景建未若距南溟尚未遠而讀
之者已凄然若无所容不知千載後玩此卷者當如何邪又不
知景建是何肺腑能辨此等幽人言語於千載之上邪二絕題

卷末万二不能發揚亦表声氣之同耳

与陳古迂論文

心齋

丁丑嘗寄一書浮沈未卜已如得吟卷捧讀孤桐朗玉自有天
津南岳一集少力更倍踴翻碧嶺鬼眼傾耳應接不暇林檎齋
起敬劉後村謂時從數千里外有能道其名誦其詩者語以為
令人輒不信即南岳集也豈高人勝士祝融果除助其筆邪聞
嘗与一二同志抵掌噴呼悲歌竟日光景如幻進念發憤人所
過箇里言語半止已忘吾上不愧不忤皇計其他則相与頤而
嘻曰盛衰反覆之極如此如公輩默識玄悟得意文章是真閑
係夙化網維人心非特弄筆於斷簡墜編之餘費吟於殘烟衰
草之外不過皆消二者噫嗟呻吟而已古人懷交要且在乎冰
泉蘆冰相去才三百餘里丙子後負破篋賈冷街又已近百里
竟阻飛騰兄必以為是自弃矣京爭且知兄實修揚名聲其間
雖不能來中心賦之兄肯旋為是佔畢使已僕哉此蓋篤念

降衷不使此輩墜絕以為造物羞耳秋自落臺方爭小暇超悟
處少多臨指企慕

与刘聖功辨跪礼

西山

髮未燥讀祖父書豈不知跪為古礼哉惜今之士大夫翰牘前
手此字者不於數年之前而於一日得非習俗移入者不免
抑以古之跪而文今之跪故是又悲其用心也昔君實效礼製
深衣謂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其為今人但當服今時
之衣當時堯夫此語似不痛於君實矣未聞君實稽記礼貽愛
書勃然与堯夫下其与兄生長東南皆今之人也不揣饒古正
又堯夫望君實者望足下不謂置千百言若水之无声凡豈
之鳴者良可捧腹噉吐道一交流凡餘韻辨道者願瞻周道
中心坦兮此生此膝誓不能如我之就乳矣婦自用鄉法吾亦
任吾情敢必他人之如我哉榴日漸長捩風益清尚當一晤我
拜君跪各行其志

与李字西書

湖東山

陽月正寒共惟臆道茹古天由億萬其時勞安德遠依飄瀟被
拜手致素書以謝先辱掛一漏之木勝主臣其屬蒙駕山陰之
舟馳瀟瀟之野得二過我於寒山窮谷中酸雪礪以為醜折冰
枝以為薪卜夜較語不肺成味相對如夢一別如兩言之惘然
忽蒙千里惠書便菴夙誼突兀詞章綢繆恍如二年前坐對
清越之音響也何喜如焉其奈未有成无以輸人偶持不自
身浪戰豪吏之後固敗是求有司盍狂我哉姑養其業无務于
時橫渠先生謂范之巽曰吾輩不及古人其病源何在細味此
語可不勗哉此其所以兢
吾躬也吾兄以為如何
時并見
吐此辭
下筆意緒愴然

回邠老書論文

辱教審待奉熙慶為尉兩氣差涼頗得近文字但苦為俗事所
奪耳寄寂齋賦語簡秀氣鬱然大為佳作
愈老愈敏然賦

要必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略依後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
詠吳生云云益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
勝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亦

回直方書論文

比辱車馬其惠必在下謂因得款語尚以秋暑未文新病起震
衝冒耳承惠教審待奉安勝為慰二文皆佳作今少年書生未
見能此者甚罕伏也然有一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
讀楚詞觀古文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文文統
妙一廿若欲作錦必得錦樣乃能成錦亦皆晚眼旺奉啓率

回潘兄書

其麋鹿之野不返吾戶方快驥山林自與世絕書跡非所堪也
執事者作小楷真件幅若施於所敬則有益而避耳謹以上之
典史氏而告之曰其初下之鄙細人不得與於斯文也少時不
解爭率意笑作今老矣每為之縮頭嘆舌而嗟臍執事出所有

使是題之其奚借之敢然恐執事之不予諒也掛名其間珠玉在前竟我形骸元任主臣

回吳太書

其推久祐得兩絕有秋声共推冲想自願天相林豈弄兩別山寺於今幾年老成典刑翔入夢意洲上之打玉立想此恙而驚朋鷗侶相与往來於沙烟溪月之間甚適也何物小子過塵音責乃知老仙超世不乏季子矣其處世天記文章舊大手筆其何以堪之又念辱交賢父子間而先交和仲甥鑑之自出也願徐之母迫苦羣小休敢不作數行字附仲亨求教未聞尊生自愛以引以恬

回陳司直書

某之於執事交疎而心親熟睡而道合与世之謂相詠者有間矣去之不能二百里而江山愁予塵埃迷人甚恨交一臂而失也人謂之世事變万端英白屋忽已蒼狗要是不痛虎姿

一笑而盡精愈首顧曰謂可特亦可漢已劉忠烈表三如此概
書數語發余老筆之後且所謂珠玉在側豈我形穢也會且歸矣
臨紙惘然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三

辛丑集